

PRESSBOOK

Claire TABOURET

Hertz

December 2017

在太阳融化双翼上的蜡之前，请拼命舞动伊卡洛斯的翅膀

原创：Hertz 赫兹文艺 2017-12-06



“克莱尔·特伯莱：伊卡洛斯之舞”展览现场，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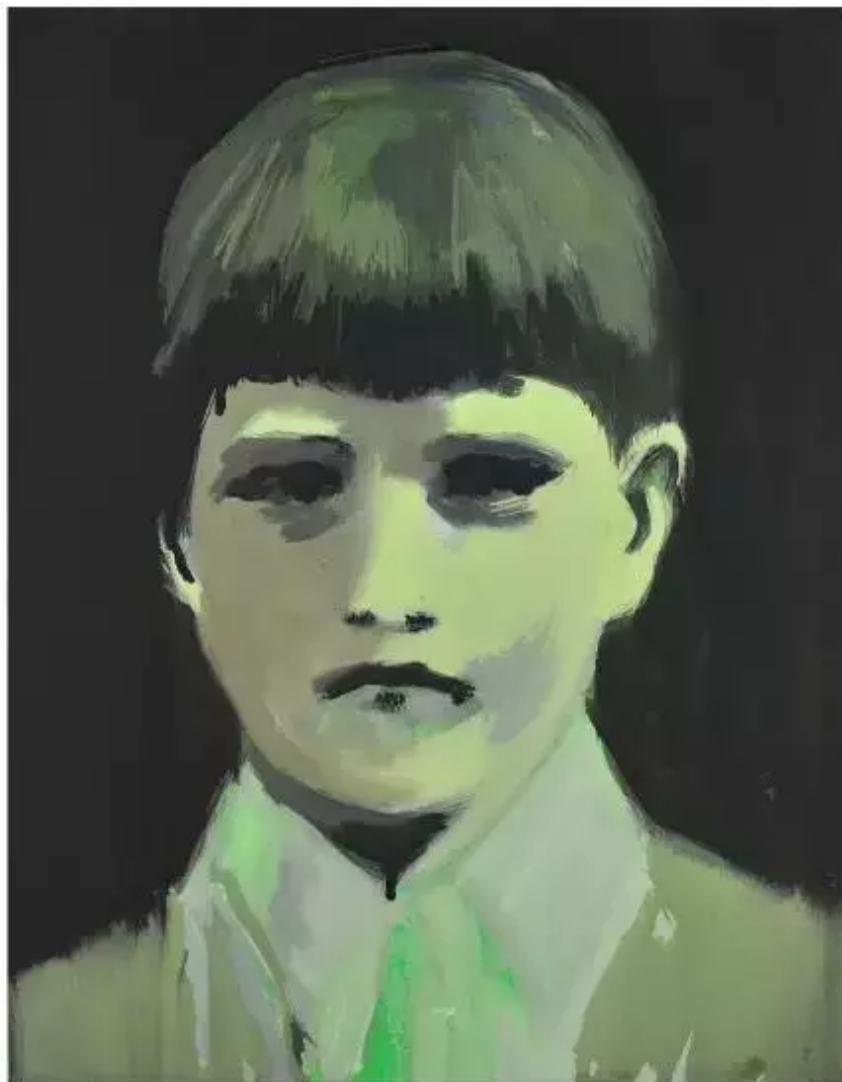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余德耀美术馆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洛斯”里，比如说；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
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碧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童，
但他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奥登，《美术馆》

伊卡洛斯，生性骄傲自由的他罔顾其父的告责而直飞冲天，飞向太阳熔断翅膀殒身大海，多少人在提及他的陨落时带着对无知小儿的斥责和批判，秉持着对于所谓“尺度”的自我标准，认定这是无可救药的悲剧结果。

但是伊卡洛斯带着飞蛾扑火的悲壮史诗般的色彩，在近日克莱尔·特伯莱于余德耀美术馆的中国首展“伊卡洛斯之舞”中，被赋予了跳脱时间束缚的永恒感和起舞般不羁的动态美感。



LE GARÇON 1, 2013

图片来源：Claire Tabouret官方主页

2013年，仍处于法国巴黎的克莱尔·特伯莱的绘画作品中的人像都还以姿态俨然的肖像为主。

尤其是儿童群像，频繁地出现于特伯莱的作品中，他们往往带着异常的肃穆感，面容沉静、超龄的老成、略微变形的面部肖像，沉郁的色调背景和笔触，都透着让人不安的阴郁。



SORCIÈRES, 2013

图片来源：Claire Tabouret官方主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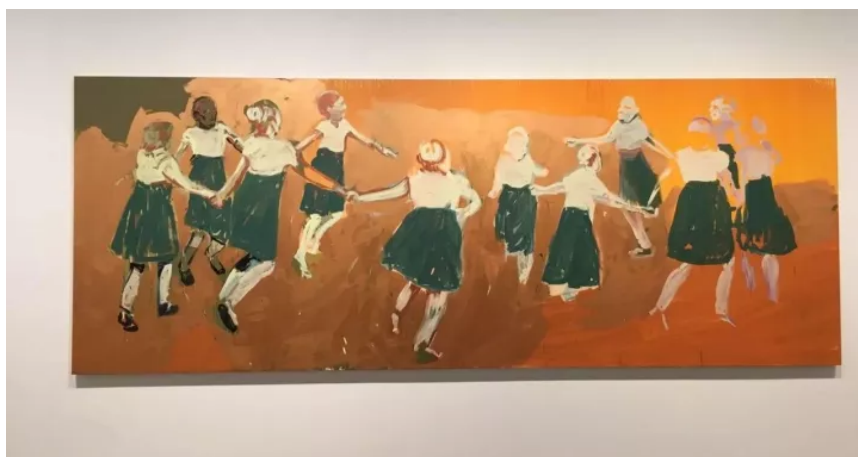
但是此次展览的“伊卡洛斯之舞”系列，克莱尔的用色转向艳丽活泼的色彩，“圆圈舞”系列呈现了更多被捕捉于一瞬的人物形象，画面中的孩童手拉手围成一圈，在未被听闻的乐声中嬉闹。

在新作中，克莱尔·特伯莱使用了诸如金色、暖橘色等非常绚丽的色彩，这些颜色营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光线，在克莱尔口中，这是“精神之光”，是“思想之光”、“梦幻之光”。



Circle Dance (gold sun),2017

图片来源：余德耀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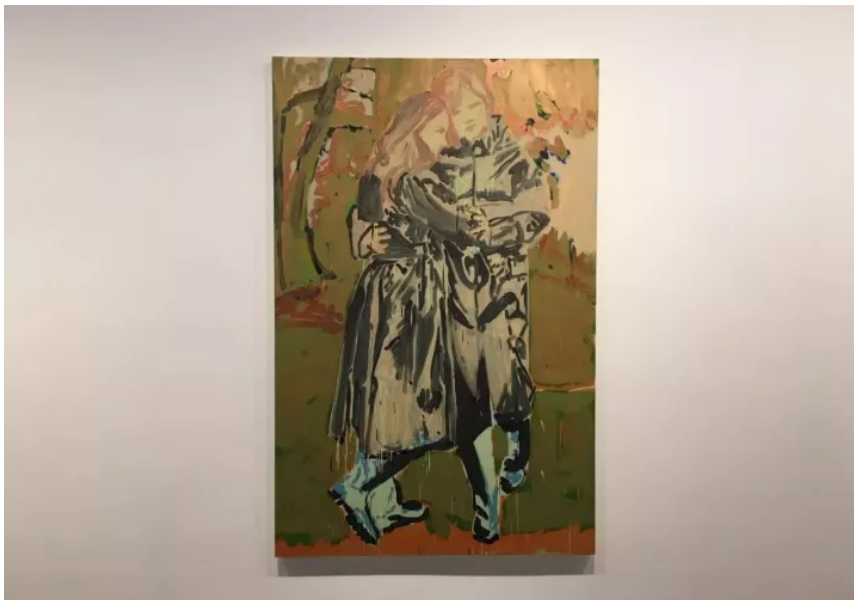


Circle Dance (orange sun),2017

图片来源：Hertz

在克莱尔的以往作品中，人像总是一脸肃穆地互相以疏离的姿态出现在画布当中，即使描绘的是群像，他们也不会产生亲密的互动。

但在《温暖的拥抱》中，两个孩子拥抱在一起，以一种更鲜活，更生气的方式呈现在画作之中，面部的笔触也不再是阴郁的暗色调和深轮廓，转而是用柔和的浅色调去展现一种更为鲜活的姿势。



Circle Dance (orange sun), 2017

图片来源：余德耀美术馆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身份是在不断变化的”，而画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力、精神力和同理心的魅力，才是克莱尔·特伯莱隐匿于画作色彩之外的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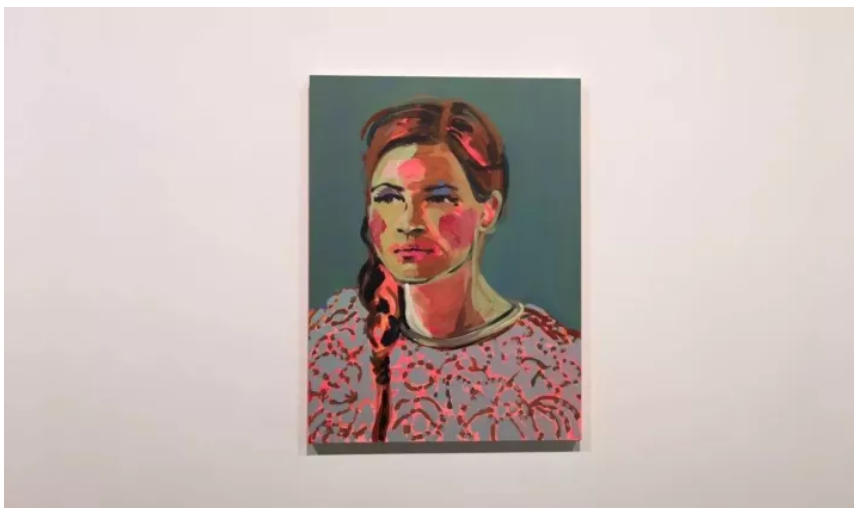
美术馆玻璃厅内悬挂着的四幅大型绘画作品也许正是克莱尔首展绘画风格转变的最好诠释。

“我想象这个飞在空中的形象，他是在起舞？还是在坠落？这些绘画关乎运动，介于跌跌撞撞与飘荡飞行之间的舞蹈……无处落脚。”

——克莱尔·特伯莱

四个人物形象漂浮在空中，你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在坠落还是在飞翔。

克莱尔想要在这四幅作品中解构一个动作，依据她的想法，观者需要绕着作品旋转一周，在这个圆周运动里，几乎要摔倒的男性舞者又或者说是张开双翼的鸟儿都在讲述着一种生命的循环，那是在时间感知范围之外的，臣服于自由心灵的永恒。



Make up (neon pink), 2017

图片来源：余德耀美术馆

克莱尔此次带来的“妆容”系列延续了之前对于女性肖像的探索中，女性妆容被加以亮眼的霓虹色，口红被粗暴地泼于唇线之外，仿佛鲜血一般，打破化妆中所谓的墨守成规的“礼节”，因而使原本毫无特色的女性面部变得率真动态，多了一丝张扬的意味。

无论是玻璃厅内高悬着的男舞者，“妆容”系列还是“圆圈舞”系列，这一系列新的创作中都可见克莱尔用色明显更加明亮，也呈现出更多流动性，她创作时的运笔，在这些绘画中随处可见脱离掌控的姿态。

就像坠落之中的伊卡洛斯，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也许也是他的起舞之时。

让我们试试看，

在太阳将我们翅膀上的蜡融化之前，

我们到底能飞多高
